

CONCEPT
天 涯 超 人 气 才 女 的 超 人 气 作 品

广州 我把爱抛弃

夏岚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QIBEN ZHOU

广州 我把爱抛弃

夏岚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 我把爱抛弃/夏岚馨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ISBN 7-5006-6158-4

I. 广...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7869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4049423

营销中心电话: (010)64065904

责任编辑: 顾 申

整体设计: **zhengmei 正美**
书籍装帧设计部 010-64003130 zhengmeibj@126.com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7.5印张 4插页 160千字

2005年5月北京第1版 2005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16.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1

我，陈锁锁，武汉某大四年级女生，二十一世纪的青年。

临近毕业的一天，我正躺在宿舍里读张爱玲的小说，电话那头传来了我那瘫痪八年、熬尽灯油的老爸的死讯。在床上躺了八年之后，他变得骨瘦如柴，只剩下两个会转动的大眼。在所有人看来，他早该死了。

匆匆整理一下背包，我脚下像是安上了弹簧，走出校园，跳上公共汽车，来到了武昌郊区的永安殡仪馆。

才六月初，武汉这个大“火炉”已经烧旺了火。郊区的绿树比市区多得多，感觉很清凉。殡仪馆旁边的树林里有黄鹌子的叫声——嗒滴溜，嗒滴溜……黄鹌子的叫声越来越大，冰刀一样划过我敏感的耳膜。听我爸说，这种鸟一叫，北方老家的麦子就成熟了。

在我爸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人的悲痛里，都浮着一层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爸是个建筑工程师，四十岁上出了一次工伤，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我妈很快就守不住了，一次看妇科病，搭上个比她小五岁的医生。办完离婚手续，她就辞去工作，被那个很会看妇科病的小白脸儿带到澳大利亚定居了。

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在读初中，等于守着一个“造粪机”挨日子。时间一长，请来照顾他的老阿姨也顾不得避讳了，当着我的面，就给他擦屎刮尿，把他那一团黑乎乎、软沓沓的东西暴露在我面前……打那之后，我开始对我爸又怕又厌。

考上大学之后，我几乎不跟我爸照面，不想看见那团黑乎乎、软沓沓的东西。思想潦草的人们当然不会想到这一层，只是笼统地数落我不孝顺，并推断我长大会像我妈一样，不会安分守





己地跟着一个男人过日子。

“锁锁”这个名字是我爸起的。懂事之后，我才明白“锁锁”这两个字，表达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痴心男人对一个水性杨花的漂亮女人的爱情理想。他是想用我锁住我妈，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妈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出国之后就再也没有一点儿消息。我姥姥哭瞎了眼，人也哭疯了，整天用拐杖敲着院子里的水泥地，声嘶力竭地命令全家人当我妈死了。

我爸是个爱情悲剧人物。他对我妈的爱情，丝毫无法感动我。再深沉的男人，将之往漂亮女人面前一摊，立马就变浅薄了。他们把垂涎当爱情，把占有欲当执著。我妈不该被我爸这个善于写情书的男人放倒，继而用身体吸收了他平庸的相貌基因，把美貌抵减三分，生成了我。

我爸死得还算是时候。我的毕业论文已经通过，就等着发毕业论文了。毕业后我打算就在武汉随便找份工作，剩下的事，就是跟着在武大当讲师的张合锐过日子了。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已接近中午。从永安殡仪馆出来，我决定去找张合锐，得把我爸的死讯告诉他，再和他商量一下找工作的事情。

来到公共汽车站，一个猫在树阴下的算命先生叫住了我。他是个头发黏成撮儿、浑身发臭的老头。他既不问我的生辰八字，也不看手纹，就断定我不出一个月，会离开武汉去南方。

算命先生不就是靠胡说八道骗钱吗？想从我陈锁锁手里抠走一分钱，可没那么容易，因为我本来就没钱。再说，我才不会去什么南方，基本上要做“武大师太”了。至于什么时候做，只是时间问题。

我扭身就走，算命先生在后面大叫，要我给他两块钱。切！

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钱才是他的最终目的。我走得更快了。狡猾的算命先生锲而不舍地在后面设着圈套，说我去南方后会有大难，给两块钱就可以帮我解……

2

张合锐穿着一套白色背心短裤球衣，正站在窗口的煤气灶旁汗流浹背地炒菜，镬豆角炒肉丝的味道新鲜得令我躁狂。他右手里的锅铲不停地翻，三七分的头发就跟着不停地晃悠，背心后面印着的大红色的“6”也跟着晃悠，晃悠得令我躁狂。

“张合锐，我爸死了。”我站在门口，大声说。

他转过身来，一脸的惊愕，“啊？什么时候？”

“丧事刚办完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小姨和小姨夫操办的。”

“顺吧？”

“顺。”

他应了一声，又转过身继续忙活了。这个人情商极低，且不善表达感情。

我走到窗前，盯着外面晃眼的骄阳。隐约有黄鸝子的叫声——嗒滴溜，嗒滴溜……该不是殡仪馆旁边树林里的那只跟过来了吧？我的脊背变得凉丝丝的，不由得从背后抱住了张合锐，把脸紧贴在他汗湿的背上，把胸和小腹也贴上去。我在自己制造的巨大温柔中闭上了眼睛，等待他的回应。爸死了，妈跑了，武汉只剩下了我和他。

可是，这个天生缺乏浪漫的男人，就这么拖着我的身体，用筷子往碗里捞面条，捞好一碗，放在饭桌上，又捞了一碗，又放





在饭桌上。之后，他站在原地不动了，树桩一样纹丝不动，温热的汗粒子淌在我身上；沉重的心跳辐射到我身上。

“听见黄鹂子叫了吧？麦熟了。”他说。

他是从河北农村出来的，独子。和他谈了两年恋爱，每到麦熟季节，他都雷打不动地要回老家。

“今年就别回去了，我爸刚死，陪陪我……”我小心翼翼地

说。

“废话就别说了，明知道我爸妈一年比一年老！”他鱼一样从我的臂弯里游走了。

他拿起一双筷子，往我的面条碗里夹了肉丝和镰豆角，又倒了些汁水，拌匀，再把筷子递给我，示意我吃。接着，他又拌匀了自己的面条，稀里哗啦地吃起来，吃相很土。一次我和他出去喝咖啡，他也是这么稀里哗啦，声音大得盖过了背景音乐。农村出来的人，挺实在，可有些时候，这个“实在”就是“不可理喻”的代名词。并且他拗得像个榆木疙瘩，叫他学会优雅，简直比登天还难。

“跟着农村出来的人就是倒霉！”这句话在我心里憋两年了，终于说了出来。

“什么意思？侮辱农村人？”他的稀里哗啦停顿下来，冷冷地瞪着我。

看吧，这扭曲的一张脸，把我彻底吓懵了。这么凶神恶煞的一张脸，和爱情的距离简直有十万八千里！说他句“农村人”，犯得着生这么大的气吗？本来就是农村人，为什么不敢面对？这个人，我和他谈了两年恋爱，又得到了什么？要钱没钱，要样子没样子。工作学习倒是很拼命，可能会有点儿前途，可我跟着他耗了两年，还是没看到一丝希望。

如果说我有七分长相，我的好友周晓琳只能算有六分，可人家有心眼儿，认定只把青春献给高干公子，坐轿车穿洋装，零花

钱没断过。两年来，面前的这个人除了请我去校门口的小饭馆里吃过几碗粉，一根布丝儿也没给我买过……这么想着，我的委屈陡地就铺天盖地了。我爸死我都没掉一滴泪，却在这个人面前泪流如注。

“神气什么？你不是农村人吗？”我恨恨地说。

“农村人怎么了？你个小市民！”他一拍筷子站了起来。

瞧，他多把“农村人”这三个字当回事啊，好像人家要挖他家祖坟一样。这种人，有什么价值？而我竟在他身上浪费了两青春，还有……还有我的身体也被他享用了两年。

“农村人！敏感、自卑、多疑……这就是农村人！”我哭喊起来。

“啪”地一声脆响，他的巴掌就落在了我脸上。吃饭桌子本来就摆在门口，他这连吃奶力气都用上的一巴掌，把我从凳子上打落下来，摔倒在门外。我的嘴唇破了，鲜血直流，左耳可怕地轰鸣着。

紧接着，门被他推上了，险些夹住我的一只脚。我一时站不起来，像条狗一样匍匐在门边。走廊上的门几乎全开了，数十只好奇的脑袋伸了出来。

“呀，这不是锁锁吗？看这血流的！可怜见的，快来，大哥给你擦点药……”隔壁一个秃顶凸肚的中年男人把我拉起来，故做生气状：“张合锐这小子太不像话了，看我怎么教训他！”

“秃顶”颤巍巍的声音叫我发怵，我使劲儿甩脱他，甩脱走廊上无数双猎奇的眼睛，咚咚咚地朝楼下奔去。

瘸着一条腿，我踉踉跄跄地走到校门口，买了一包纸巾，对着小镜子，用纸巾蘸着唾沫擦净了嘴上的血，才敢朝公共汽车站走。

来到站牌下，我瘫坐在不锈钢长椅上。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





地开过来，在我面前停下，再开过去。成群结队的人下了车，又有成群结队的人挤上去。个个都是拖着沉重的脚步，个个都是苦着一张脸。扒扒拣拣，别说快乐，这些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群之中，又有几个是轻松的呢？

渐渐的，蝼蚁般的人群在我眼前虚化了，张合锐的面孔在我脑子里清晰起来。

两年前，大概也是这个时节，一次很普通的高校联谊会上，我认识了张合锐。当时我的身体很糟，一米六零的个子，瘦得只剩下八十五斤。他是个聪明人，第一次约会我，便煲了一只鸡，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喝汤。看我实在吃不下，他就用勺子一口一口喂……我的家庭不仅是个冰窖，同时也是个安全系数等于零的炸弹。我爸和我妈的关系，就是警察和犯人的关系。我爸除了上班，就是寻找我妈偷人的蛛丝马迹。他整天疑神疑鬼、神情恍惚，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毫不奇怪。他们动辄非吵即打，整个家就像个滚开的油锅。长到二十岁，我从不知道男女间还有如此温暖的情谊存在……

揩干眼角渗出的泪，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算命先生，事情似乎正在朝着他预言的方向发展。

回到宿舍，周晓琳一看见我，眼睛就睁得跟鸡蛋样的：“你的嘴怎么伤了？”

“打伤的。”我把背包扔在床上。

“谁打的？”

“张合锐。”

“猜就是他！现在打女人的，就剩下农村人了！”她义愤填膺。

又是“农村人”！我的哀伤已渐趋平静，又被这三个字搅得风起云涌：“这回可能完了！”

“到底怎么了？你们谈两年了，能说完就完的？”

“不说了……”想起张合锐一巴掌把我打出门的那一幕，我屈辱地摇了摇头。

周晓琳背过身去，边收拾行李边说：“唉，武汉我真是待腻了，在爸妈眼皮子底下实在不好过！北京上海竞争又太厉害。嗯……广州的气候蛮诱人的，没有冬天。等拿到毕业证，我就去广州碰碰运气。你呢？到底怎么打算？”

“准备从良？高干公子不罩着你了？”我揶揄道。

“罩个鬼呀！当玩物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找不到做人的尊严！”她认真地说，“这次我决定离开武汉，就是想抹掉历史！你不知道，我做梦都想自食其力，理直气壮地找个真爱我的男朋友……”

“要是跟张合锐完了，我也逃离武汉！”我躺在床上，脑子乱成一团。

“唉，你舍得离开张合锐吗？”她苦笑了一下。

3

六月末的一天，毕业文凭发下来了。而张合锐一直没来找我，连个电话也没打来。

按说收麦一周时间足够了，可现在半个多月已经过去了。这半个多月来，相伴两年的点点滴滴，总是在毫无提防的时候，对我进行着无孔不入的袭击。我不爱笑，不爱说话，表面看来和我妈一样心肠硬，但实际上是个最念旧的人，却不善流露和表达。

明天，就是毕业生离校的时间了，我没有理由再在学校里待下去了。

周晓琳直接把行李托运到了广州，明天人就动身。她说一定





要抢这个“时间差”。等大家都喘息完毕，找工作竞争就激烈得多了。她竟连这么细致的问题都考虑到了，没有退路的底层孩子才会这样。

“最后的晚餐”上，很多人哭了，男男女女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和周晓琳也喝多了，提前离席，来到宿舍前的花坛旁发呆。如此凄凉的时候，月季花却开得热闹非凡。在花儿的世界里，此刻正在狂欢。清芬的花香随着湿热的夜风，扑打在我的脸上，撩拨着我的委屈和躁狂。已经到这种时候了，张合锐还是没来找我。

也许，张合锐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就这么不了了之。我不怨他，在这个时代，怨妇就是大笨蛋，是可耻的代名词。引我委屈和躁狂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张合锐把我干掉了，却不让我知道是怎么死的，连一个分手的理由也不给我。

“周晓琳，我决定明天跟你去广州！”陡地，我决绝地说。

“不是酒话吧？这事儿可不能冲动。你还是再等等吧，等张合锐消了气……”

“我他妈干吗等他消气？明天去广州，就这么定了！”

“唉，你就是脾气急。”

“我脾气急？换了你，你受得了吗？我为了他，都受了半个多月的刑了！”

“也是，这张合锐是怎么回事儿呢！按说他不应该是一种人呀！”她皱着眉头说。

“他就不是男人！”说着，我羞愤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周晓琳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把同情的目光递给我。过了一会儿，她又劝慰我道：“都到这节骨眼儿上了，你就再忍忍，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吧？”

“他怎么不先给我打？”我简直要爆炸了。

“看看，又来了！我不是看你还在乎他嘛？”

“在乎他个鸟！”

“骗得了自己吗？”她想了想，又说，“要不这样吧，我替你打。高干公子送我的手机还有点儿话费，不打白不打，明天就离开武汉啦……”

我低下头，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支吾着，把张合锐的手机号码说了出来。

周晓琳这个海蓝色外壳的小手机挺漂亮的。——要不是被张合锐拖两年，我可能也会和周晓琳一样经不起诱惑，傍个大款什么的，起码可以弄个手机用用。我爸的工伤保险赔偿金外加单位给的抚恤金，勉强够我们两个人用。我的零用钱则是靠假期白天黑夜连轴转，打零工挣的。现在想来，还真得感谢我那个造粪机老爸，一直撑到我毕业，不然我去哪找钱读完大学啊。

周晓琳拨完号，把手机放在了耳边。我的心跳在急剧加速，既怕打通了，又怕打不通。很快，我定了定神，开始在心里咒骂自己没出息、贱。

“不在服务区……”周晓琳失望地说。

她又拨了几遍，还是不在服务区。

“要不，我跟你去武大找找他吧？”她还是不肯放弃。

“我不去！给他打电话就算失了天大的面子了！”

“万一他有什么事呢？”

“他就是死了也跟我没关系了！”

“好，不后悔就行。”

“你见我后悔过吗？”

之后，我英勇就义一般，憋着满肚子的劲儿，怀着蹬掉张合锐的单方面的威风，和周晓琳坐公共汽车来到汉口我小姨家，跟她告别。

我跟我小姨、小姨夫说了我的打算，他们当然是欣然应允。





如果我不走，就算是马上找到工作，不吃他们的饭，将来成家也得由他们操办，我爸那边已经没什么亲人了。我明白，我小姨和我小姨夫都是俗人，他们没钱，所以俗。俗人关心的就是这些非常现实的事。

临走时，我小姨给我一个纸包，说是我爸的丧葬费，没用完，还有八百多块，给我当路费。之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了，看来是不准备送给我点零用钱。这，我也能理解。她家的日子一直过得挺紧巴，我早就非常明白了。

第二天，我和周晓琳在校食堂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怕带多东西路上不方便，我吃罢饭，就准备丢掉了四年的饭盆和勺子。周晓琳却责备地瞪我一眼，把碗和勺都夺了过去，在水龙头下洗干净，和她的码在一起，硬是塞进了自己那只鼓鼓囊囊的背包。

“广州物价高着呢，买个饭盆得花大几块钱。”她说，“如果找工作不顺利，几块钱可以买上好多米，够你挨上几天呢！”

“真有你说的那么恐怖吗？”我疑惑地问。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她说，“要知道，心理学文凭不值钱！”

之后，两个人搬着行李包，挤上公共汽车，来到了火车站。买了火车票，办好行李托运手续，登上了一趟去广州的列车。

两个人身上穿的，都是各自衣箱里最好的行头。昨天晚上，从我小姨家出来，我们又跑到附近的夜市上，买了廉价的脂粉。现在，脂粉已经浓厚地涂抹在两张脸上了。不这样不行，要去找工作了。对于女孩子来说，脸，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招牌。

在硬座车厢里找到座位之后，我掏出小镜子照着自己。这么浓艳地上路，感觉像是要去广州开辟“皮肉生涯”似的。这种念头挺生猛，也挺有悬念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青春女孩不爱在男人身上挖掘梦想呢？我已经不是张合锐的了，那么，我从此

就是张合锐以外很多男人的，也就变得合理起来。张合锐不要我了，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块“腐肉”了。我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千万条饥饿的贱狗在渴望“腐肉”，那些贱狗一样的男人，会蹲在我面前，龇牙咧嘴摇尾巴。

列车照例晚点，第二天中午时分，才到达广州。

出站口有个用两条铁栏杆拦出的通道，堵在通道里的人们都想快点儿挤出去，广场旁大树下的阴凉近在咫尺。被放行的人们在咕咚咕咚地喝饮料……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咽了一口火焰样的唾沫。周晓琳的身体被大背包压弯了，皱着眉头转过身朝我叹气，嘴唇也干得快裂开了。

尽管在通道里四面受力，我还是清晰地感觉到臀部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我转身往后一看，一张黑灿灿的五星脸正在享受着下作的秘密。在武汉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我常遇到这种色狼，我自信能出色地对付他们。

我悄悄把背包带子松了松，趁他不注意，猛地放手，背包重重地砸了下去。一声痛苦的惨叫发出之后，我明白那个作恶的部位被砸中了。

流氓的阴谋，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灰飞烟灭了。我咬着牙笑了，没笑出声音，却笑得山摇地动。我就得这么狠，我是来广州闯世界的！女孩子出门在外，举目无亲，对待无耻的臭男人，就得像蝎子一样毒。谁想吃我豆腐，我就狠狠地蛰他，蛰死他！

4

周晓琳的一个远房表舅接住了我们，乘上出租车，来到北京路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又往前七弯八拐了好久，才来到一座式样古旧的民宅前。紫红色的三角梅热闹地开出院墙来了，像是在迎





接我们。瘦巴巴的房东老太太却没有三角梅的那份热情，势利的目光非常锐利，刀子一样在我们脸上身上划来划去。

之后，她操着生硬的普通话，王婆卖瓜道：“北京路是繁华地段。这么靓的单间，门前有游廊，阳光充足，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月租金五百块，跟白住差不多啦……”

这是“表舅”相中的房子，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就答应了下来。

接着，“表舅”虚情假意地要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周晓琳堆着一脸的笑婉谢了：他也没再坚持，说有急事要办，连个联系电话也没有留下，就匆匆离开了。

进入小院，老太太指了指一个较大的房间，告诉我们有人租住。大房间房门紧闭，窗帘低垂，里面传来轻微的鼾声。院子里晾晒着的大多是女孩子的衣服，色彩俗艳、式样性感，内衣特别花哨。这种时候了，她们还在睡觉，看来是做夜工的。我和周晓琳会意地使了个眼色。

看了我们的房间之后，老太太又领我们看了公共厨房和卫生间。除了窄小了点儿，这两个吃喝拉撒之处还算干净。

“租金每月最后一天交。”老太太严肃地说，“我这里出租煤气罐，每人一月五十块，还配两只锅，一个煮锅，一个炒锅。”

“两个人一个月的煤气费就得一百块？”周晓琳惊讶地问。

“我不强迫你们租。”老太太说，“你们去买一罐煤气，瓶和气的加起来要两三百块，再买两只锅，起码几十块。你们想想，要是很快找到了包吃包住的好工作，这些东西还不得白扔了……”

“我们不租！”我粗暴地打断了她。

老太太没再说什么，转身就往她的房间走去。

富有生意头脑的老太太被喝退了，可我和周晓琳也变成了两片被霜打的叶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开始机械地铺床、整理屋子。做完这些工作，已经接近下午四点钟了。两个人都把身上

的钱掏出来，摊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

数着数着，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个女孩痛苦的呻吟，不一会儿，呻吟就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叫喊。隔壁很快就骚乱起来，嘈杂一片。

门开了，一个年轻威猛的男人背着一个穿白色睡裙的女孩，飞一样地往外跑。女孩的裙摆被血润湿了一大片，也润红了男人的衣服，看上去很可怕。我看了看周晓琳，她的脸都吓白了。

接着，另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冲了出来，一边往外跑，一边叫跟上来的几个衣冠不整的女孩在家等电话。其中有两个女孩只穿了内裤和胸罩，胸罩又大又厚，内裤却小得像树叶，透明得毛发隐现。几个女孩发现了新邻居，都好奇地打量了我和周晓琳几眼，之后很快闪进了屋里，把门关上了。

周晓琳起身把门关上，轻声对我说：“天，竟是男女混住的！”

“是啊，真没想到。”我也惊讶地说，“做小姐的，还谈男朋友？”

“可能是保镖，保护她们的。”

“她们要什么保护？”

“你以为嫖客都是好人啊？”

“你是说有的嫖客会不给钱？”

“不给钱还是小事，怕就怕算计她们。”

“天，做小姐还这么复杂。”

“吃哪口饭都不容易。”周晓琳失去了谈论她们的兴趣，在床沿儿上坐下来，接着数钱。

我出了一会儿神，又说，“那白衣女孩流那么多血，不知得了什么病……”

“管她得什么病呢！现在解决晚饭是我们的首要问题，我饿





了。”周晓琳打断我。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感到自己的肚子也在咕咕乱叫。钱很快数清楚了，我的还剩下五百多块，她的更少，只有三百出头。两个人的钱加起来不到九百块。就算买一罐煤气和两只锅花去三百块，那么就只剩下五百多块了。如果一个月还找不到工作，这些钱勉强够维持生命，房租就根本交不上了。

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保存实力，做战略上的撤退——先租用老太太的煤气罐和锅。老太太赢了。老太太当然是会赢的，她是长期做出租生意的，当然明白来租这种房子的人，手里是不可能有太多余钱的。

每月每人租金五十块，这老太太做生意也未免太黑了。我和周晓琳来到老太太的房间，问她煤气的租金能不能少一点儿。

“少不了的，你们可以去打听，这是行价。”她指了指那个大房间，又说，“看到那些女孩子了吧？她们刚来时也是跟我讨价还价的，现在可不一样了，吃的穿的，比女白领都好呢”。

“白领！”此刻，我不知道为何这么厌恨“白领”二字。看来和这老太太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周晓琳扯了扯我的衣角，示意我离开。我沮丧地看了周晓琳一眼，跟着她往外走。

“你们长得不比她们差，”老太太在后面大声说，“打扮打扮，学学她们，很快就不愁钱花啦！”

“这个笑贫不笑娼的老鸽子！”往菜市场走的路上，周晓琳恨恨地对我说。

“真倒霉，怎么刚好跟妓女同住？”我有些烦躁，口袋里薄薄的一叠钱叫我不踏实。

去一家米行买了十斤米之后，两个人来到了菜市场。我盯着卖烤鹅的摊子直咽口水。说真的，我还没吃过有名的广东烤鹅呢。但周晓琳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向了蔬菜摊位。

“找到工作之前，咱们只能吃米饭、咸菜和青菜！”她非常